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冰操卷之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
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
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刺史韋詵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
訪之羣吏曰。此參軍裴寬宅。寬義不以苞苴
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

瘞之。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俸祿不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爲左拾遺。日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爲蘇州刺史。日

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下世有達城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所斟酌。

矣。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隣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贈之氈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麩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官舟載私物過千斤有罪某恐罹此乞換陸路差遣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何

從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
自潤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語曰某宦子
狎惡人破產公盍捕之坦曰凡居官多積皆
剝下所致如子孫善守是天祐不道之家也
不若仍聽不道以歸於人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以
一領及我恭卽舉所坐者送之已坐薦上大

聞而驚曰。吾謂卿多故求耳。對曰。恭作人從
無長物。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挂柱
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緝寧挂裴潛牀。李白
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
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余
觀錢之爲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

啓。譽。縉。紳。因。以。敗。名。商。賈。因。以。捐。軀。市。井。乘
而。鬪。僇。乍。來。乍。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
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
金。旁。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
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
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
亦。無。奈。我。何。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大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輒昔馬。援以惹。茲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歐陽文忠公與姪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視此爲戒也。

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蔣希魯延盧仲甫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汪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十兩令州民趙

鐔修船北行修完公携家登舟見繕治堅好
問所費幾何鐔以十兩對密喚各匠細查實
用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
物值四兩有餘喚鐔曰吾知爾陪十兩今以
三物償爾鐔勉受之退其夫人語公曰既知
十兩卽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
公亟補銀四兩鐔愈不敢受公面頰發赤曰
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

張以寧不營財產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襍被而往垂橐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存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端揆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克脯醢或以契券而作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於侂冑而得府蘇師且獻妻於侂冑而

人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視今亦猶今
視昔也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初仕平恩啓行右丞
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
擔右丞曰初仕如此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
只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
張外醜也夫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
擔范右丞赴任只携三擔思便行裝去就若

此取予安有不廉者乎。

唐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按。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覆之。果然。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

已。

鄭愔掌選。賦污狼籍。有選人繫百錢靴帶上。愔問故。荅曰。銓選非錢不行。愔愧而不言。

鍾離意爲尚書。太守張恢坐贓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也。

國朝劉公仁。乃大夏公之父。令瑞昌與高安令。

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與劉嚴皆隣邑有
媿遣一价往賙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
劉藁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
之嚴賣劉特先見贄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
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方
劉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除歲
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
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

在日適隣家磨麩。迺視家中詣寢室。見床上
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稱御史矣。嗚呼。劉公奉
鄉先達。則茗蜜三色。欵同。寘則枯魚一罇。价
視之。則瓦盆煤竈。親視之。則蒲席布被。夫人
攻苦不辭。井曰。於鄰家忠宣尚齷。不諱朴陋。
於私室。一門清風。真可欽仰。近世爲官者。行
詣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擢。勢燄日張。民生
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于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范栢年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云
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
鄉廉泉讓水

國朝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
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
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
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
污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又白人云土夷饋

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
贖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
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
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唐蔣沈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
敕麾下曰蔣沈令縣供億當清素去得蔬飯
足矣毋撓其清也

魏源懷爲行臺使持節行邊賑貧乏考殿最之

得失先決後聞。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簡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楊爵爲御史。嘉靖中以直諫繫獄數年。雖處憂抑。而忠端正直。獄卒咸敬信之。方得釋。而尚書熊浹有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

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復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緹騎至。曰：「若復來乎？」騎素敬爵。慰之曰：「吾欲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同飯。飯糲。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可。」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我行矣。」卽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

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

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

宋王質。王文正公之姪。以貧爲寶。文正爲舍人時。家虛貸金贍昆弟。過期不入。輒乘馬償之。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又得顏魯公爲尚。

書時乞米帖刻石遺親友雅尚如此故所至
有冰蘖聲

宋孔覲爲司徒二弟東還輜重十餘船皆錦絹
紙席覲命置斨側焚之曰忝預士流何至東
還作賈客邪後魏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以
諂得安州刺史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
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乃問興生
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嗟夫今之世不爲

賈客興生者幾人哉。侈輦載於鄉間，盛誇稽古之力，詢地產於知曲，冀充宦橐之資，間有飲泉不食，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官爲哉？」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噫！吾亦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艱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

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於季孫陶朱之儔亦
艷然怒等之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
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
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爲拙
清。無爲姦富。寧使吾子孫憾。無所遺。不可使
子孫艷有所詆。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餉。送
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着。止麻布。

蒲練此物於吾何用

居官誠廉。卽大臣無厚藏。布被亦不易得。余爲三品堂卿。幾六年矣。苧幃布衾。製自微時。間欲更葺。亦不易措。吾未敢以平津爲詐也。

晉胡威父質。爲荊州。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

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獨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看之。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

磨菰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肅愍公
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磨菰與線
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
問閻話短長。嗟夫。土有產土之災也。徽瘠郡
爾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爲累多矣。留刻德政
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李汧公爲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按家
人。犀象投江中而去。

曹克明在湖廣行省。日有主簿致書問訊。寄辰砂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言製藥苦無好辰砂。公曰。有故人見惠。尋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彼以我爲何如人。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之。

李敬文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權勢。從敬文乞麋角翎羽。敬文荅曰。翎有六翮。

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宋進士鄭俠辭應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敝民安石不報會亢旱民物嗷嗷乃以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兒啼饑號凍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悉畫一圖發馬遞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

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公少
讀書清涼山閩人因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
向高榜其聯曰諫草數千言自信丹青能悟
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沈瓚之在丹徒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
繫尚方瓚之言願一見天子齊高召問復欲
何陳荅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
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

是上知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
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
立。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
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
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
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諸君爲之計衆乃各
留所贈。

柳元景爲尚書令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菜
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
可耳乃復賣錢奪百姓利耶以錢與守園者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
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爲
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
盜也儒生吾伊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
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

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友朋所以學。習盜也。
薦賢書。登公車。隣里美。親戚賀。所慶何事。富
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
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繇利出政。以賄成原。
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
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問左
賤氓。罰贖貧苦。被髮剝膚。室廬不保。醫及妻
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

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雷竊人。一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夫飲水懸魚。羔羊冰蘖。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卽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李京兆有叔嘗爲博守。忘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隙。曰。法當閉。鑰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卽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然後再秉官燭。當時故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雖其矯枉過甚。然介行清標。大不移而小不忽。節取以勵俗可也。

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布衾弊襦。鹽麥數斛。

唐嚴昇期。巡察江南。性嗜牛肉。所至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江南人呼爲金牛刺史。

于謙籍其家。惟上賜盛甲袍帶。裕陵追悔。秦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

之鑒主上也。魏驥見王振，惟怕一方振不之較。張秦遺劉瑾，止土葛。雖銜之而不螫。此清之感宵人也。

王旦居第甚陋。真宗令官爲營。公頓首曰：此先臣舊廬。當日止蔽風雨。臣今完葺已過。每思先臣常有愧色。豈敢更頌朝廷。

楊萬里爲零陵水。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

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
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
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後漢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
寶與交趾比境先是守宰貪穢詭人採取珠
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
嘗到官革退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商貨
流通稱爲神耳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俠常與諸牧謁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諸守曰。裴俠清貞。爲天下最。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號爲獨立使君。

衛人釣於河。得鰥。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鰥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宋江湛爲吏部尚書。無兼衣餘食。常爲上所召。

植澣衣稱疾經日衣成後進。

國朝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澹泉廼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溫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

陳無已性清介傅堯俞憐其貧懷銀往見欲以

周之坐間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銀而去噫夜
光之珠無因至前必其有珠色耳如無已者
孰得而玷之。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移
鎮永興百姓忻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
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
一千號曰拔釘錢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爲不
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

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噫。婪吏所爲。前後一律如此。千載聞之。猶堪捧腹。不知彼時何面目對人。

陸長源爲汝州太守。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嘆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閩賈郁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

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慙而退。

出膺民社，置生靈休戚，不問而汲汲潤囊橐，廣田廬，以軟猾媚勢要，以掩飾買虛聲，厚利既收，嘉譽不失，其下憤爲盜跖，而其上愛爲龔黃，受其欺掩，卽貪殘不覺也。喜其承奉，卽覺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

聞有清白自將善拊黔首。耻奉上官者。咸笑爲迂怪。而孤立無援。大家媒孽。必使敗而後已。自非薑桂之性。百煉之鋼。有不戒而改轍者哉。

眉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窟。被訴下獄。謫維州司戶。至犀浦。賜死。民家相賀。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爲尤難。

國朝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嶒然。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錢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家甚貧。至無以供朝夕。舉棲身數椽。鬻之。黃巖士民知其貧。醵八十金。聞於官。郵致之。適遇病卒。遂以爲

驗

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國朝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初令定海增葺捍海堤至今賴之號曰金公塘居官十年妻子不免藜藿病且革會有富家求釋罪以千金爲賄九成不可郡侯自抵其榻撫之曰獨不

爲妻子饗殮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郡侯嘆息而去。

國朝劉麟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旬，郡聲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部郎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旣去，越人肖其像爲小劉祠。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

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後漢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過其家，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吏嘆息而還。

國朝邵士廉秀才時見門前地有鈔一張特往拾之乃是荷葉一片行路者拾起却是鈔也邵思一鈔何足重輕尚不可妄得况民之脂膏乎自入仕以至僉事刻意清苦常俸外一毫不取都人至今稱之

國朝顧橫涇先生罷河內副使歸家環堵若懸磬客過從鄰家乞火供茗取酒無所具樽鼎而止

顯皇帝卽位。劉璟以侍講頒詔交南。詔旣讀。宴畢卽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悉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劉示以初入關詩云。咫尺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

國朝都憲剛峰海公卒於官舍。同鄉蘇民懷簡其宦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王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

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

伏。暉。爲。新。安。太。守。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廈千間膏田萬頃僮奴如蟻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夫積富累貲匪由一朝一夕卽未必自攘奪腴削得之第用計然之策以勤儉起家乃

其經營畜聚勞精費神爲有生之累亦多矣。

昨非菴日纂二集種德卷之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楊廷和每宦遊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歸通
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再
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全活
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
歸而修創利業三焉

李沆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

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禱。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後僕歸。女白之。感公刻骨。公病。夫婦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明山賓臨青州。歲儉。啓倉贍貧。後刺史簡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爲耗。冒追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駱公緒少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爲之飲食衰少。其姊哀而勸之。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張文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二侍婢老醜。勅妙年二婢服飾華麗。賜之。公歸。知后意。從容指二婢曰。此乃夫人媵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慈憫。志豈可渝。入見當懇奏。遽

召宅老呼其父兄對之折券并予服飾爲資
嫁。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謂曰
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予近撰碑獲潤筆
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
輦以付之。

國朝楊承芳爲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
禁歲久鬻子女未卽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

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倉官虧糧之故愀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廷禮姓名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卽以妻簪珥爲償不令家人知

之。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已，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

李文端拜叅政。胡秘監啓賀。歷詆前呂。邵辛陳
四叅政。以譽公公。愀然不樂。封置別篋。曰。吾
豈真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
不爲。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

金將郃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
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
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
忍使絕嗣。幸哀其兒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

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宋尚書沈誥寬厚慈祥有卒患背疽公親爲合藥藥內用酒公時適從祀員壇恐其貪酒不治藥必親治與服然後往傳舍被隣子罄盜廳吏執付有司公往語有司曰此亦宦子弟迫貧至此惟寬恕之隣子歸公又勞以錢米致政歸家每歲歉卽發租平糶公自執斛斗每倍量與人見貧甚者必以錢密置米中鄉

人不識公。但云彼着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肅宗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自新之心。事乃寢。宋京樊樓畔有茶肆。生意極盛。有士人李氏。就肆遺金一袋。歸始覺。李以肆中往來如織。定無覓處。置弗詢。後數年。李復過此。因憶謂同。

侶曰。往年失金於此。狼狽幾不能回。主人聞而揖曰。官人彼時着毛衫裏邊坐乎。此係某拾得當卽追還。奈官人行速特權收之。今說塊數稱兩相同。卽取去。隨招登小樓中。皆貯人遺失之物。如傘屐衣服器皿各有標題。曰某年月日某色人所遺者。或僧道婦人。或似商賈官員各識之。就樓角尋小袱封記如故。中間塊數稱兩與李言同。遂舉以還。李分其

半主人辭曰某若重利輕義匿不以告耳所以然者恐有愧於心也時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嘆息嗚呼卻一介畏四知何以加此惜名不附於國史也

宋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取宗正寺玉牒取之則無遺矣虜酋立命取牒牒至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爐中嘆曰

苦力不能遍存耳。俄頃虜按籍取宗室，因焚而獲免者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自言人多不知。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卽陰隲耳。公卽日嫁者數人。

李日知爲大理丞。武后肆誅戮，太卿胡元禮承旨陷人。今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謂李

日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曰李日
知在此人莫覓死

元和中。有湖州錄事未赴任。遇盜罄劫。詰勅文
簿俱無。遂於旅舍行乞。舍近裴晉公第。晉公
在。假偶微服。出店細詰其事。對曰。數載候得
此官。遇寇盪盡。且某將娶而未親迎。妻名黃
娥。遣郡牧獻於上。相裴公矣。公時衣紫袴衫。
謂之曰。某卽晉公親。校當爲子。偵作別而去。

翌日忽傳令公召糾往竊視卽昨紫衣者因謝過再三公曰昨見君語一夜惻然今聊以慰憔悴授以官詰已再除湖糾矣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行裝具備送與借赴任所焉釋曇遷與范蔚宗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廼貨衣物悉營送葬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王大將軍旣亡。王應欲投江州。世儒王舍欲投
荊州。王舒舍問。應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
而汝欲歸之。應曰。此適所以宜往也。江州當
人彊盛時。能抗同異。及覩衰厄。必與懲劔。荆
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後。舒果沈。舍父子
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前輩有上
書時相者云。依附相公者。他時必不得力。忤
諷相公者。日後定不忘本。名言哉。

唐問敞爲郡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後嘗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嘗未死間曾聞說有錢三十萬寄敞及長大試向敞問之敞一見悲喜不勝悉取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

孫蜃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二兩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

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寄絲五萬兩而他適俄昉家被火費用悉焚昉力護所寄絲付同里

暢師文任大平路總管收米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卽

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
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
胡至顯位

明山賓家貧嘗貨所乘車中牛既受錢語買主
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
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緒聞而嘆曰此
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

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因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房景遠重然諾好施與歲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作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堯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遠小字賊曰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

者二十餘人。

李善爲李元蒼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
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產。
善潛負續。逃瑕丘山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漣
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
長君。有事輒長跪請。自然後行之。閭里感而
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
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薦

善行狀。光武屢擢。日南太守。往任。道過李元
家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待鉏。去草拜墓。哭
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
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王義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
桐樹。一雙曰。此無酬。直親朋言樹當隨宅。別
無酬例。義方曰。吾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
主。付之錢四千。

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賣柱，趣作。浹日而成，畢焚香爲民士祝曰：「典功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當之，無以及民。」庾詵嘗乘舟還家，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十斛，我一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人誣執爲盜者，詵見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謂其親代之，酬隣人，獲免。謝詵曰：「矜」。

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司馬昭既誅鍾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計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遣之

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欽以柳易播。禹錫得改連州。

唐珏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璉真珈怙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焚其齒，豁棄草莽間。珏具金酒邀里中少年，取四郊暴骨，潛易而藏之，斷文本爲函，覆黃絹爲囊。

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浮屠肆虐陵骨亡恙
又林德陽當楊總統發陵時故爲杭丐者背
竹籬手持竹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
十繫腰間取賄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
高冢冢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
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東嘉

顏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
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遇父

時將吏流落者皆携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眎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媼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語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渚中人士業已知之慎無惜種

徐陵性清簡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

不。

戴就爲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誣奏太守贓罪。遣部使薛安按倉庫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備至。就直辭不變。安又燒鉛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君何故以骨肉拒抵。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啣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令臣誦其君子。證其父。就拷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

守。

宋黃州董助教富而好施。歲歉爲飯以食饑者。又爲襪餌飼小兒輩。饑人如墻而進不可復制。董仆於地。被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連日不倦。黃岡村氓丘十五多積谷。每幸凶歲。卽騰價。細民苦之。老病不復飲食。但食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給之。入手便投去。必食真者。數月方死。

范喬當臘夕盜斫其樹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權耳何以愧爲

蕭復爲太子僕射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絃誘焉曰以別業奉家兄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

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緡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潛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郭後

得辯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
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
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
激百拜而去

歸崇敬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濤波迅急舟
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
舟人凡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頃風息

張浚屯兵秀州夜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

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
客曰：僕河北人，麤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
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
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翊日斬死囚，徇於衆。
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
遇。

范元琰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
退還。母問盜者爲誰，荅曰：向退走者。正畏其

愧恥耳。今啓其名。願勿洩也。於是母子秘之。段秀實爲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謨強占民田。歲旱復索民償。民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謨怒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大杖二十。與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謨曰。段公廉仁。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何能爲人。令謨大愧。流汗曰。吾終

不可見段公

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張泌太宗朝爲史館家多食客一日太宗問曰
卿何食客之多泌曰臣親舊多客部下貧乏
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常過臣飯亦不過菜
羹已爾一日上遣人伺其食時突入取容食
以去果糲飯菜羹上嘉其不欺時號爲菜羹
張

晉桑虞家瓜園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園籬多
刺荆使人爲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

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

趙瑾好善喜施孤貧無歸婚嫁失期殮葬不具者皆資給之景泰乙亥饑疫死者多棄原野瑾買棺置通衢縱取不問閔義塾教訓鄉閭子弟有鬻田者匿其券將構訟券遺道傍犬啣置瑾前遺券者詣瑾謝瑾曰實未有券也成化間王三原公去官抵家見子侄易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此皆我故舊豈宜奪其居

俾之遠去。乃召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請乘時糶之。
曰。是急利也。或請損直糶之。曰。是近名也。或
曰。將自豐乎。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
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浚蠡河。橫塘等水
道八十餘里。通。罨。畫。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
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

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恐盜者覺。

一
卷之二
佈走竹傷其足。挈履輕步而歸。

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後杏子熟奉於杏林下作倉欲買杏者悉照取杏之器易穀以賑貧窮人號曰董仙杏林。

薛戎悉俸廩賑濟內外親旣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

沈介菴令順德。有人毆母幾碎首。父訴官定死矣。後父更時時求解。泣曰：恨我此子無孫。乞哀之。介菴曰：汝媳已嫁。否？對曰：以兒在未也。曰：第去。吾知之。是後令其妻朝夕饋食。稱有小病。亦令左右事之。踰年而斯人遂有子。

張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卽照原價糶之。在

已無損於人。頗獲濟。垂崖嘉歎。遂坐黃而拜焉。嘗謂黃此事。今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爲若有司。以此施條格爲惠。不細。

楊文貞公士奇。敦敏嗜學。以家貧爲里塾師。有鰥生携殘蠹帙數冊。抵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惻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庭無人迹。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

宋有梵公爲邑皂隸。邑令刑峻。公用葱貯血。匿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公亦遂去。修煉山中。功成。以石曰千斤爲冠。登仙岡山羽化。

孫一謙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

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
一切嚴禁手劊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
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爲
斲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
死獄卒無敢橫率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
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謙
滿三載轉靈山吏目王司寇世貞贈以詩曰
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

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帝蓋紀實也。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韓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億執政。每見有攜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

天下太平雖昆蟲草木皆欲使得所今仕者
大望爲公卿次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
亦望京師幕宦奈何錮之於盛世

沈特貶筠州售一切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
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獻詩云昔年
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
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向有香囊愧道
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

却風流

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當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觀光卒潤之奉歛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競爲潤之來弔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享祭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殞也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其爲之乎

玄宗過嶠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
官宋璟曰。陛下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
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以臣言免之。是臣
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帝
從之。

道民家有江上斥鹵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稼。雖
秤子不滿十鍾。屑以爲糜。人啜一孟。而骨肉
嗷嗷相向者。不下數十口。又門下翳桑之夫。

四方襪被之客時時在座脫粟將入口分以
啗人人各一匙亡不飽滿懽忻而去不飽其
飯飽其意道民活一日則爲世上人作一日
緣斃而後已雖然令道民得據要津呼順風
便可使此世界苦惱衆生皆有控告奈上帝
不許也

念菴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
分項東甌爲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

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卻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也。

宋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慘，問故曰：欠青苗錢無償，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束脩完官，其人得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罷家。罷匿之，使

者達羅長子。羅誠之曰：君子殺身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以死。卒無所言。

郭憲。曹操時爲郡功曹。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欲取約以徼功，憲怒責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擁護備至。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

忍取死人以要功乎。時曹操在武都。達等送約頭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

去歲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斗米一錢。有奇。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雉經於梁。畢命河伯。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困。廩深。

藏高價言之使人酸鼻。道民家僅有穀數十
鍾。諸兄姊及子姓中表。枵腹而待哺者。相聚
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生平
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誓
與衆生分苦惱。富家坐視生靈之窮。而惟思
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若處鍼氈之上。而
智計莫可如何。獨不念五濁衆生。諸苦皆從
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餒死。悉過去

卷二
之富貴而怪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剎那轉
盼之間。溘焉消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鑿鑿
如此。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日
前。則亦無如之何矣。

葉仁魯。周太祖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疋。錢
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
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王騫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

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
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媿。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
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
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
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
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

者于干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
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
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
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此者
無憂無慮即豐年